

古腔粵曲的音韻

云惟利 著

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
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

古腔粵曲的音韻

云惟利



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

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

2005

古腔粵曲的音韻

作者： 雲惟利

封面設計：李 勇

執行編輯： 郭必之、湛綺婷

出版單位：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

通訊地址： 香港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118 室

Address: Room 118,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,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, Shatin, Hong Kong

印刷： 陳湘記圖書有限公司

發行：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

電話 / Tel: (00852) 2609-7392

傳真 / Fax: (00852) 2603-7989

電郵 / Email: clrc@cuhk.edu.hk

版次：2005 年 10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定價：港幣 100 元

ISBN-10 9627330183

ISBN-13 9789627330189

緣 起

這本小書從收集資料到現在整理完稿，已先后十多年了。這是歲月不待人。

二十年前，當時住在澳門。一天早晨，正準備到香港去的時候，開了電視看天氣預報。早晨的電視節目也常叫人意想不到。天氣預報之后是訪談。那天受訪的人是李銳祖先生，話題是古腔樂曲。他說古腔樂曲所依據的不是粵音，而是“中原音韻”和“中州方言”，心中十分納悶。然后又聽他唱了一段。聽唱曲的口音，好生奇怪，確不是粵音，而是官話音。因想起“中原音韻”時代的語音問題。這或許就是“中原音韻”的化石了，十分可貴。於是向熟人打聽李先生居處，終不得要領。那是一九八四年的事了。

當時，澳門有位盧雲齋先生，擅長竹石雕刻，時有往還。一天，突然聽到盧先生說起李先生，真是得來全不費工夫。原來李先生本是澳門人，年輕時曾在香港工作，所以也住香港。當時已移居海外，但時常回來。回澳則必來盧先生處。恰好當時李先生從海外歸來，寄寓香江。於是，當下便跟盧先生約定，待李先生返澳時，相約見面。

不久，盧先生來電，終於和李先生見面了。聽他說目前會唱古腔樂曲的人，不到十個，而內地已失傳。愈加覺得這資料極其珍貴，當趁早記錄保存。於是安排記錄古腔樂曲的語音。錄音之外，李先生還說了一些古腔樂曲的往事，並送了一些關於古腔樂曲的歷史資料和戲文。因即請李先生依據戲文念字錄音。由於他住在香

港的時間較多，又不時到內地和海外去，見一次面也不容易。所收集的戲文資料多已散失，很不易找。早年錄制的唱片也不知去向了。每一次見面時，李先生總是帶一兩篇戲文來。戲文都不長，有如折子戲。就這樣斷斷續續地錄了幾次音，前后一年多。李先生到海外去以后便中斷了。

後來，把所記的資料整理成〈古腔粵曲的音韻〉，提交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辦的“中國境內語音暨語言學研討會”。那是在一九九零年的時候。過後，李先生從海外回來時，還錄了一些戲文。材料較多了，便整理成〈古腔粵曲同音字表〉，提交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與民族音樂學會舉辦的“粵劇研討會”。那是在一九九二年時候的事。後來再把所記的戲文都整理出來，以保存史料。本想編成一本書，終因課業繁忙而束之高閣。

近日，收到李先生托人送來新近錄制的古腔樂曲光碟，才又想起前緣。於是，勉力完成，便是這本小書了。

雲惟利記

壬午仲春

時在雲南園

目錄

緣起		iii
第一章	序說	1
第二章	古腔粵曲的形成	3
一	歷史淵源	3
二	基礎方音	9
三	板腔	13
第三章	音韻系統	36
一	聲母	36
二	韻母	39
三	聲調	45
四	音節表	47
五	同音字表	64

第四章	戲文標音	113
一	西廂待月	113
二	周瑜寫表	118
三	季札挂劍	127
四	月下追賢	135
五	甘露寺訴情	139
六	陳宮罵曹	143
七	寶玉怨婚	149
八	寶玉哭靈	155
九	蝴蝶美人	162
十	夜吊白芙蓉	168
十一	泣荆花之參禪	173
十二	三娘教子	176
第五章	結論	185

第一章 序 說

古腔粵曲是現代粵曲的前身。自現代粵曲發達後，古腔粵曲便日漸式微了。現在，不僅古腔粵曲已趨式微，現代粵曲也日趨沒落了。這雖然很令人感慨，却是時代變遷中極其常見的事。

大約二十年前，偶然在香港電視節目中，聽李銳祖先生唱古腔粵曲，十分新奇。因為李先生所用的語音并非粵音，而是官話音，令人意想不到，不知這古腔粵曲是緣何而來的，心中十分納悶。後來，輾轉得識李先生。當時，我們都在澳門。聽他說古腔粵曲的歷史，更加明白這些資料十分可貴。便約定李先生錄音，以便記錄個別字音，以為研究之用。

李先生平日習慣於唱曲。個別字音，也是從唱曲中學，與一般學語言不同。這種官話音平日也不用，祇用於戲臺上。不是一種實用的語言。所以，不能用記錄方言的方法來記音。於是，便改用記戲文的辦法。起初，李先生也不很習慣，因為他所學的語音原本都祇用於唱曲，并不用於念字，更不曾用於說話。多試幾次以後，才慢慢習慣。但是，仍然有兩個困難。

第一，因為原來所學的語音，僅用於臺上唱念，現在改以對字發音，難免不自然，而時時受唱念習慣的幹擾。

第二，發音不自然便難免不穩定。聲調尤其如此。這樣一來，記音時便要煞費周章了。

另外，還有一些別的困難。李先生的老家雖在澳門，但是，並不常住澳門，見面頗不容易。戲文也不好找。由於古腔粵曲已少有人問津，李先生手上的戲文也漸漸散失了。早先錄制的唱片也已不易找。就這樣，他找到一篇，就錄一篇。斷斷續續的經過了一年多。

後來，把所記的資料整理成〈古腔粵曲的音韻〉，提交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辦的“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研討會”。那是在一九九零年的時候。過，還跟李先生錄了一些戲文，並整理成〈古腔粵曲同音字表〉，提交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與民族音樂學會在一九九二年舉辦的“粵劇研討會”。¹

往後幾年間，再陸續把所記的戲文整理出來，以保存史料。

這些資料是獨一無二的，於兩方面尤其重要，即語言學和粵曲歷史。

粵曲藝人代代相傳的說法，都說古腔粵曲的語音來自“中原音韻”和“中州方言”。《中原音韻》是記錄元曲音韻的書，其基礎正是中州方言。那個時代的中州音是不是還有入聲，這是音韻學界爭論不決的一個問題。現在得古腔粵曲的語音，正有助於了解中原音的聲調了。

現代粵曲在演變的過程中，曾有一個時期是用官話音來唱的。改用粵音是很來的事。這段歷史已鮮為人知了。這古腔粵曲的資料正可以彌補這段歷史的空白，讓來人知道粵曲的來龍去脈。

¹《古腔粵曲的音韻》一文刊於《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》六四二至六六三頁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一九九二年五月出版。《古腔粵曲同音字表》刊於《粵劇研討會論文集》六五至八五頁。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及三聯書店一九九五年出版。

一 歷史淵源

現代粵曲大約是在清朝末年以後逐漸形成的。其前身則是古腔粵曲。

古腔粵曲究竟形成於甚麼時候，史無明文，無法確知。就現有的點點滴滴資料看來，大約是形成於明朝時候。明朝各地流行南戲。粵曲正是屬於南戲。當時，廣東一帶地方流行弋陽腔。弋陽腔是南戲的一大聲腔。古腔粵曲當是從南戲演變而來。

明徐渭《南詞敘錄》說：¹

今唱家稱“弋陽腔”，則出于江西，兩京、湖南、閩、廣用之。

可見弋陽腔當時很流行，幾乎長江以南各地都是弋陽腔流行的範圍。

清李調元《劇話》卷上有較詳細的解說：²

¹ 見《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》第三冊，二四二頁。北京：中國戲曲出版社，1959。

² 見《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》第八冊，四六頁。北京：中國戲曲出版社，1959。

“弋腔”始弋陽，即今“高腔”，所唱皆南曲。又謂“秧腔”，
“秧”即“弋”之轉聲。京謂“京腔”，粵謂之“高腔”，楚蜀之間謂之
“清戲”。向無曲譜，祇沿土俗，以一人唱而衆和之，亦有緊板、慢板。

弋陽腔起源於江西弋陽縣，流傳各地而有別的名稱，廣東稱爲“高腔”。這個名稱還留在在今天南方戲曲的板腔中。

南方各地戲曲的發展跟當地的山歌小曲有密切的關係。把山歌小曲融入戲曲表演，便成爲曲中板腔。這樣的山歌小曲當然是沒有曲譜的，全憑日常歌唱習慣。弋陽腔也正如此。所以李調元說：“向無曲譜，祇沿土俗。”今天的粵曲仍然保留這樣的習慣。山歌小曲、流行歌曲都可以移入曲中表演。

弋陽腔的另一個特點是幫腔，也就是表演時“以一人唱而衆和之”。這也是南戲的表演特點。現傳明高明《琵琶記》中普遍運用合唱與合白。現在的南方戲曲如越劇和潮劇都常用這樣的幫腔，祇是粵曲中已不多見了。倒是高腔的痕迹還可以從粵曲中看出來。流沙《明代南戲聲腔源流考辨》說：³

……高腔之名，不但不會晚于弋陽腔，而且很可能在弋陽腔產生之前，便是南方戲曲聲腔共同的名稱。早在北宋期間，農村中村坊小曲的特點

³ 見流沙《明代南戲聲腔源流考辨》七二至三頁。台北：施和鄭基金會，一九九八年。

就是一唱衆和的形式和翻高八度的幫腔。如李慈銘的《越縵堂日記補》（北平，商務印書館，一九三六年）冊二，乙集說：

越俗高腔最古，蘇人嗤爲蝦蟆腔。餘閱《東坡集》，言黃州人群聚謳歌，不中律呂，但宛轉其聲，往返高下如鷄唱。今高腔乃場上一人起唱，而后場諧聲續之，末一字必高而長，正合坡老所謂鷄鳴者。素之不喜，然唱者極難。（頁二六）

蘇東坡在當時見到的原是湖北黃州一帶的“群聚謳歌”。現在湖北廣濟、黃梅和江西九江、玉山等地都流行一種高腔山歌，（江西玉山縣即與浙江爲鄰）因爲帶有翻高八度特點而得名。在古代南方，山歌乃是普遍存在的唱調。明徐渭的《南詞叙錄》論及南戲的音樂，就曾把“村坊小曲”和“裏巷歌謠”當作兩種曲調。（頁二三九）其實兩者之間的不同，在於幫腔上使用真嗓與假嗓的區別。直到近代，浙江溫州一帶的山歌小調在幫腔上仍舊分真嗓和假嗓兩種。可見它們是從古代流傳下來的。

現在的粵曲幫腔是少見了，但仍然是真嗓和假嗓混用的。大抵生角唱念都用真嗓，旦角則往往唱用假嗓，而念則真嗓假嗓混用。旦角唱曲時，用假嗓高唱，而唱到不

能再高時，即降低八度音，用真嗓。這當即古代高腔的遺風。東坡所謂“鷄唱”者，當即指假嗓而言。

弋陽腔流入廣東后，逐漸形成古腔粵曲。陳非儂〈粵劇六十年〉說：⁴

早期的粵劇，唱的是南曲、弋陽腔、昆山腔，這些都不是廣東的腔調，一般廣東人聽不懂，特別是當時粵劇的對白，說的是中原音韻、中州方言，一般廣東人也是聽不懂，這對粵劇的傳播，和深入民間，造成障礙。到了明朝末年，最容易和各地方言溶化和結合的弋陽腔，和廣東各地的地方方言，溶化和結合，形成了一種廣東化的弋陽腔——廣腔。廣腔唱白，接近廣州方言，廣府觀眾看粵劇時，易於理解和接受，因而大大的促進粵劇的傳播和發展。

這雖是口耳相傳的說法，當初也必定有所根據，祇是口耳相傳，難免會走樣。

元代北曲，以中原音為依據。傳入廣東時，以官話音演唱，也是很自然的事。入明以后，南曲興起於東吳，所依據的當是吳音。但是，傳入官話區后，便難免要雜用官話音來演唱了。至於傳入廣東時，是否都依據“中原音韻、中州方言”，那就不得而知了。

⁴ 見《大成》雜誌第八十期第八十頁。一九八零年九月香港出版。

弋陽腔與廣東方言融化結合而形成廣腔也是很自然的事。各地方戲曲形成的普遍情形都如此。廣腔形成以後，粵劇才開始雜用粵音。這個時候的粵曲還是古腔，不是現在的粵曲。

到了清代，又受桂劇的影響。陳非儂〈粵劇六十年〉中又說：⁵

桂劇，唱曲和道白都用桂林話。清代的粵劇，特別是所有唱廣腔的粵劇，唱曲和道白也是用桂林話，桂林話又叫戲棚官話。戲棚官話是原自桂劇的。這時候的戲棚官話，就是廣腔（這是冼玉清女士明確指出的）。

上面一段引文說“明朝末年，最容易和各地方言溶化和結合的弋陽腔，和廣東各地的地方方言，溶化和結合，形成了一種廣東化的弋陽腔——廣腔。廣腔唱白，接近廣州方言。”這樣說來，則明末的“廣腔”是雜用粵語的了。可是，到了清代，因受桂劇影響，又改用官話了。這也是“廣腔”。果真如此，那麼，“廣腔”所用方音，前後就不一樣了。

潘賢達〈粵曲論〉也有類似的說法，但有出入：⁶

吾粵音樂，本由北樂之皮黃脫胎而來，北樂之唱曲說白，原采用中州口音，傳至南方，乃以廣西桂林為總匯，唱白亦改用桂林話，蓋因前清官

⁵ 見《大成》雜誌第八十三期第七十九頁。一九八零年十月香港出版。

⁶ 見胡春冰主編《戲劇藝術》第一期第四十五頁。香港戲劇藝術出版社一九五四年。

吏，除京官外，都說桂林話，故桂林方言亦稱“官話”也。歌劇由廣西流入廣東，分爲兩大枝，一爲粵劇，一爲漢劇，二者唱曲念白，均以桂林官話爲正宗，後經輾轉相授，伶人又多不學無術，以訛傳訛，謬誤百出，遂造成所謂“戲臺官話”。……時至今日，歌唱更采用廣州土話，腔調亦大爲變化，去古愈遠。……粵曲有百年以上之歷史，一向都用桂林話唱出，已具一種固定風格，一改粵語則風格盡失，神氣不存。

照陳非儂的說法，粵劇形成於元明時候，用的是中原音韻、中州方言。這應該就是古腔粵曲的來源了。到了明末才雜用粵語而形成廣腔。清代粵劇，改用桂林話，也叫戲棚官話。這是清代的廣腔。

照潘賢達的說法，北樂於清代輾轉經桂林傳至廣東，形成粵劇和漢劇。唱念均用桂林話。這應就是古腔粵曲的來源，年代要晚的多。至於“戲臺官話”，就更在其后了。

這兩種說法，以何者爲是，殊難斷定。當初應源自同一說法，祇是因爲時間長了，代代口耳相傳，便走了樣，但也并不矛盾。桂劇也是從北劇演變而來的，桂林話也屬於官話，其根源也還是中原音韻、中州方言。

粵曲改用粵音來唱，則是清代以后的事了。改用粵音以后便形成了今天的粵曲。

二 基礎方音

古腔粵曲和今腔粵曲的板腔並沒有多大的區別，主要的區別在於語音。今腔粵曲用粵音來唱，而古腔粵曲則用官話音來唱。

古腔粵曲所用的官話音，來自哪一個地方的方言呢？上文引用陳非儂〈粵劇六十年〉中說，早期粵劇的語音來自“中原音韻、中州方言”。中州就是古時候的河南一帶地方。“中州方言”的語音也就是“中原音”了。所以中州方言就是古腔粵曲的基礎方言。

粵劇形成之後，一直都以中州音唱念。到了清朝末年，才改用粵音。陳非儂〈粵劇六十年〉說：

“廣噪”即是廣州話。粵劇用廣噪唱念，始自清末。到了民初，粵劇中的唱念，基本已用廣噪。廣噪已經基本取代桂林官話和中州音韻，而成為粵劇唱念的基本語言。

河南古稱中州，中州音韻即是河南音韻。河南音韻又以開封（地名）土音為準。

⁷ 見《大成》雜誌第八十五期第八十頁。一九八零年十二月香港出版。

這是明朝時候的事。

早期粵劇所用的中州音韻，到底如何，現在便祇能從古腔粵曲中尋求了。幾百年前的人，早已烟消雲散，其語音却藉古腔粵曲而得以保存下來。雖然口耳相傳，難免雜以粵音，并非中原音的舊貌，但仍可見其梗概。古腔粵曲的語言好比是一種方言化石。其可貴之處，可想而知。

到了清朝以後，粵劇又受桂劇的影響，而以桂林話來唱。於是，粵劇又改以桂林話為基礎方言了。

基礎方言雖然從中州話改為桂林話，但是桂林話也屬於官話。其歷史根源也還是“中原音韻、中州方言”。所以官話一直都是古腔粵曲的基礎方言。

元代中原音的真實面貌如何，無從確知。當時語音是否尚有入聲，聲韻學界，一直爭而不決。古腔粵曲中所保存的中原音却是有入聲的。不過，入聲韻尾輔音，都已消變為輕微的喉塞了。元代的中原音也當如此，所以得以派入三聲。唱曲時，聲調得遷就曲調。因此，帶喉塞韻尾的入聲字可與其他三聲押韻無礙。今據古腔粵曲中的入聲調，正有助於了解元代中原音中入聲的演變情況。古腔粵曲資料之重要，可見一斑。

古腔粵曲所用的官話乃是一種戲曲官話，即使不是直承元代的中原音韻而來，也應是中原地區的方音。如大膽一點推測，元曲所用的當即此種中原音，而不是大都音。